

从鸭舌条到湖须皮再到土虾子

金国泉

家乡沟沟塘塘，湖湖汉汉，地道的鱼米水乡，有三丘六水一分田之说，这么一个所在，水产品水生物自然丰盛着。有一种水生物让我一直铭记在心，家乡人称鸭舌条。鸭舌条是这款水生物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第一个身影，像我们的小名。仔细一想，真就与那鸭舌形神兼似，任何其他学名用之于它都不般配，感觉礼数不够。

鸭舌条遍布家乡大小湖汉，我从小就与鸭舌条打交道，因为猪爱吃鸭舌条。猪喜欢就是我们最大的喜欢。那时的农村每家每户都供养着一头猪。真就是供养，我们就盼着它有一副宝贝一样憨态。它几乎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全部。乡亲们整日除了在生产队做工，就是围着猪在转，几乎就是“命悬一猪”，买件新衣服要靠它，置办点农具要靠它，买年货要靠它，结婚娶媳妇更要靠它。

我印象中猪从来就没有吃饱过，感觉那家伙可以二十四小时进食而不被撑，没完没了，像《山海经》中描述的饕餮。也正因此，我们这帮孩子有事没事都得钻到田里地里，沟塘湖梢去讨野菜拉野菜喂养它，同样没完没了。我常常想，我的童年就是被一头一头的猪吃掉了。不过我认为，被吃掉了的那个童年仍然香喷喷的，与那时候的猪肉一样香，邻村吃肉，我坐在家中都能听到香——最经典的语言往往在民间，把嗅觉通感为听觉，这样描述简单而有张力——这可



瞭望 徐群摄

能就是因为猪吃的那些野菜很多都是中药材，不可否认，它们中可能有名贵稀缺的。好巧不巧，说不定我们讨回来拉回来猪吃下去的正好就是一个经典配方呢！

讨菜在岸上，拉菜在湖里，湖里有大量的鸭舌条。到了盛水期，那鸭舌条随水而长，能长到两米左右，不过，这时我们便不再叫它鸭舌条了，而叫它湖须皮。必须佩服父老乡亲们的智慧，把这一方湖泊比成美须公，两米长的髯须在清澈的湖水中荡漾，应算是美髯飘飘了！这样的想象这样的表达在全国应算独一份。这独一份的湖须皮猪头一号喜欢吃。湖的胡须长得快，我们几乎每天

都要去剃一剃，捋一捋，一土簪一土簪地拉回家，但我们去时，它仍然长须飘髯，那翠绿色的呼唤像没被我们拽过，满满的一湖诚意。

湖须皮长到八九月份，其根部开始生长块茎，这长出来的块茎便是土虾子。土虾子算是父亲乡亲们为这款水生物取的第三个名字，应该算是它的“字”了。其实我们现在还为它取了新名，有的叫它土人参，有的叫它水中冬虫夏草。我认为它的确担得此名。春为鸭舌条，夏为湖须皮，冬为土虾子。一生三次脱胎，三次转岗，似乎比那冬虫夏草还多了一层变化，涅槃似的，多了一种智慧。岂不就比它更胜一筹！

的确，它的样子像极了小河虾。

其两端长有翅状结构，形似小河虾的触须，其大小几与小河虾不相上下，颜色白中带着灰，呈土白色，河虾是节枝动物，土虾子也有上下几个节，弯曲着，绽放着，可可爱爱。

有学者精准定位过：土虾子学名为刺苦草。刺苦草是典型的沉水草本植物，水鳖科苦草属。其实我们都不怎么认专家的这个定位，既麻烦又不讨巧，也记不住，我们只认土虾子，土虾子来得快捷、实在。不记得是哪位作家说过，经典的东西常常远离生活，而民间偏方往往正中下怀。世界常常这样地地道道。

土虾子，小时候我们不仅熟吃，而且生吃。生吃味如莲藕，肉质爽嫩，略甘略脆，生津生香。每至冬季，一只土簪，一把铁锹，一片半干半湿的湖床上一伙毛孩影影绰绰，曲着腰弓着背，偶尔也有大人的身影，远远看去，俨然几只小河虾撒落在湖滩上小蹦小跳。饿了就在小溪沟中洗几颗土虾子边吃边挖，边挖边吃，活脱脱一幅乡村童子觅乐图。可惜我不是画家，童子觅乐图因而始终只能存于我的心中，仅供我私下时时回忆与想象，而无法呈之于世。这可能是我家乡的土虾子始终“土”着的原因之一，大庭广众始终羞涩。

土虾子宜素炒，尽量不与荤腥搭配，农家菜，不喜富贵锅。忌小火慢来，当猛火快攻，像我家对门那个快人快语且得理不饶人的小妹，辅之以大蒜、生姜、青椒——如用点红椒再加上青蒜就更好了，青白相间，黑白分明，食欲会陡增三分，不需其他佐料装扮。农家菜总是简单，总是铁锅土灶加大火，憨憨厚厚，但又总是那么合着我这个人群的胃，笑着我这个人人群的笑，让我们至今难忘。

泰山石刻

李建设

开始登山时，晨雾还未散，脚下的石阶已经发烫。起初并没在意行路难，因为比起家乡的黄山，这里的山道好走多了。同来的几位小青年，个个手持相机呼前喊后地来回奔跑，朝着沿途的石刻指指点点：“颜体！绝对是颜体！”“你可拉倒吧！这是正宗的石鼓文！”

到了十八盘，再迈向南天门，仅一个多时辰，我的腿便开始发酸发软，那帮小青年笑我：“咦？无往而不胜的精神哪去了？”我回头望着来路，笑而未答。中午时分进了南天门，大伙坐地休息，那几个小青年不知累，围着相机又开始争论，什么大篆、小篆、隶书、楷书、行草等，最后居然还争辩起李斯小篆与乾隆御笔的高下，我心里暗自发笑：“李斯的小篆是文字统一的丰碑，乾隆的御笔却是艺术退化的标本。不在一个层面的两个人物，何论高下？”

南天门的石阶磨薄了我的鞋底，却磨不灭小青年们对石刻的痴狂。他们围绕着石鼓文的争执依然在继续，激烈的言辞中，充满呛人的火药味，又有青铜器撞击石阶的回响。“石鼓文就属于大篆！”“错！属于小篆！”“你懂个屁！”“你才懂个屁！”看着他们那青筋暴突的

面容，我笑了笑：“都别争了，听我一言，石鼓文既不属于大篆，也不属于小篆。”“那属于什么？”我道：“它属于从大篆向小篆过渡的一种字体。”

众青年的目光齐聚于我：“有何证据？”我笑说：“你们应该先搞清楚什么叫石鼓文。”“那您说说？”我喝了口水继续道：“所谓石鼓文，就是刻在十块鼓形石头上的文字。因其内容记录了秦国君游猎的景况，故而也叫‘猎碣’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本。又因它是先秦时期的珍贵文物，所以今人又称它为‘石刻之祖’。听明白了吗？”小青年们不做声了，但从他们的眼神里，我可以断定，他们内心对我还是有所不服。

山风掠过南天门牌坊的檐角，我突然感到有些饿，随手从包里摸出一块烧饼，边吃边笑着向小青年们继续解释：“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，开小篆之先河的重要过渡性字体。在汉字的演变史上，它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，既延续了商周金文的传统，又为小篆的规范化提供了过渡基础。你们既然都热爱书法，这些最基本的知识要首先搞明白。”接着我又用一种挑衅的口气补充了一句：“不了解这些，还谈什么书法啊？”小青年们似乎受到了莫大的羞辱，立刻板起面孔，用极不友好的眼光瞅着我。

猛烈的穿堂风卷走了我的烧饼残渣，也卷红了小青年们那一张张紧绷的脸。大家带着微妙的气氛继续登山。过了天街到碧霞祠，走出玉皇庙直奔玉皇顶，那帮小青年大呼小叫了起来：“哇——五岳独尊！昂头天外！太棒了！”呼叫奔走在，他们高举相机，背着装有胶卷的小包，那小包在屁股后面颠簸着发出“叮咚”之声。那些“叮咚”碰撞的声响，仿佛一把把青铜钥匙，伴随小青年们的脚步，以企打开泰山石刻的千年秘道。

玉皇顶的日光砸在“五岳独尊”的石刻上，四个颜体楷书雄浑苍劲，恰如泰山在镇守着东方的威严。可当我的指尖再次抚过玉皇顶那苍凉的岩壁时，忽然又生出新悟：“泰山石刻从不在乎刻字者是帝王还是草民，它只是在沉默地储存着每一代中国人试图不朽的渴望。”也正如敦煌壁画上的游人题记——曾经的涂鸦，千年后竟成了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。

置身泰山之巅，饱览“风月无边”，真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。我又想到了黄山。倘若将两山做一比较，黄山的细腻灵动固然秀美，但泰山石刻的雄浑却更显独特。虽同为名山，泰山与黄山却存有气质上的迥异——前者犹如沧桑史官，后者则似灵秀画师。不过，我

最想知道的，还是泰山石刻的数量，仅目之所及，心里终究没底。“看，那边的石刻更多！”小青年们又喊开了。我即刻起身，踉跄着紧随其后，犹如朝圣的跛脚僧，一步一步走下玉皇顶。

从南天门走回到十八盘的最后一步台阶，我几乎手足并用，甚至连屁股都派上了用场，一个台阶，一个台阶地挪动着身子。包轻了，肚子空了，饥疲交加，整个人似被抽了筋骨。早知减负登山会换来如此狼狈，真该多带一个烧饼和一瓶矿泉水。然而一想到由劳累换来的精神食粮——“泰山石刻”，浑身又新生了许多力量。就在举步欲行时，只见几名大汗淋漓的挑山工，正一步一个台阶地将新的拓碑宣纸扛上南天门。我的心瞬间被融化：“这不就是当下最鲜活的‘石鼓文’续写吗？！”

乘车返回家乡时，我问一个小青年：“泰山石刻有多少处？”这回他们对我很恭敬，一个青年说：“多，真多。”我笑：“真多是多少？”他道：“反正我们带去的几十筒胶卷全拍完了。可能，我说可能，也只拍了个冰山一角吧。”我诧异地看着他，点头：“是的，是真够多，我也看到了。”

一个星期后，那个小青年把洗出来的照片拿给我看，我又是一番感慨。那照片上的石刻，或倚崖而峙，或伏地而眠，或凌空欲飞。横的、竖的、大的、小的，还有一些不规则的；其中有古代的，近代的，当代的，除了名人石刻外，还有观光者自刻的，林林总总举不胜举。至于泰山石刻到底有多少处，我心里依然没底。

